

20世纪50年代初,八千多名湘女踏上援疆之路,有力地推动了新疆建设发展,促进了民族团结进步,史称“八千湘女上天山”。如今,当年风华正茂的八千湘女,很多已不在人世,其余的也都是耄耋老人。在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我们启动八千湘女口述历史项目,真实记录“八千湘女”人生故事,再现她们忠诚报国的大爱情怀、敢于担当的顽强意志、甘于奉献的崇高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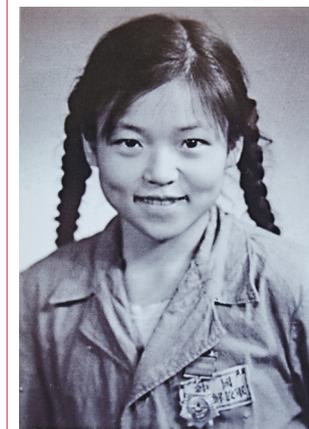


扫一扫,
看八千湘女
的精彩人生。

我进疆第一个唱响《新疆好》, 闻名全国

口述 / 陶思梦 文、图 / 唐异常 周子豪

湘女档案



陶思梦, 1933年出生, 1950年进疆, 在新疆军区文工团当歌唱演员, 1966年下放到新疆铁路大修厂电工队, 1970年调到铁路子校当音乐教师, 1978年调到新疆艺术学院音乐系任教, 1991年退休。现居乌鲁木齐。

尘土也掩藏不了我们对新疆的向往

我1933年5月1日出生于长沙, 今年已是89岁高龄了。

幼年时, 我随父亲在江西吉安一所十分重视音乐的教会小学里学习, 很小就受到了良好的艺术熏陶, 后来回到湖南在湘阴一中读书。解放前夕, 我们一家在长沙居住, 父亲去了台湾, 我和嫂嫂在一起生活。

1949年8月, 长沙解放后, 我和同学们一起, 兴奋地上街搞宣传。

1950年新疆军区招聘团在长沙招兵, 我和一批热血青年一道, 抱着支援边疆建设的理想, 义无反顾地参军。就在那一年, 我们从长沙乘火车到西安, 然后火车、汽车交替转换到了兰州, 再乘汽车向新疆出发。

那时的路况很差, 汽车一跑扬起的尘土无孔不入, 我们坐的汽车还是国民党遗留下来的破旧车子, 经常抛锚, 一抛锚, 一股浓烟般的尘土就直往车里面灌, 其艰苦程度真是难以形容。但是, 这些掩盖不了我们青春年少的纯朴和天真乐观的性格, 只要汽车停下来休息, 我们便抖掉身上的尘土, 立马精神起来, 说呀笑呀唱呀, 我们对新疆充满着美好的憧憬。

这年农历的八月十五日傍晚, 我们到达酒泉, 那真是一个富有诗意的夜晚: 在明媚的月光下,

湘女乘坐的军车在一个比较平坦的露天场所围成一圈, 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中秋联谊晚会, 我就是在这个晚会上, 唱了一曲《浏阳河》和《乡里妹子进城来》, 那清亮又带有几分稚气的歌声, 赢得了大家的喝彩。

于是, 一来到迪化(乌鲁木齐), 我便成了新疆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的一员, 从此我走上了献身声乐艺术的道路。

我的歌声

从新疆唱到了北京怀仁堂

闻名全国的《新疆好》就诞生于我来新疆的第二年, 即1951年的夏天。

那时, 新疆军区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马寒冰接受了一个创作任务: 依据1949年, 王震将军率领解放军进军新疆、驻守新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写出一部《边疆战士大合唱》组歌的文稿。其内容是从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开始, 到剿匪、建设新疆、发展繁荣新疆。合唱由八首歌曲组成, 《新疆好》是这部合唱的第三首歌曲。1951年夏天, 著名作曲家刘炽应王震将军的邀请, 带领一批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在伊犁采风。于是, 刘炽参加了《边疆战士大合唱》的歌曲创作, 脍炙人口的《新疆好》就这样诞生了。

当时我是新疆军区文工团的新演员, 经过几番试唱, 以充满青春激情的表演, 婉转圆润的嗓音, 极具民族特色的演唱风格, 赋予了解放初期人们欢乐奔放的情感, 以绝对优势赢得了大家的掌声。作曲家刘炽拍着我的头说: “让这个小鬼唱吧!” 大家一致赞同。

为了唱好这首歌曲, 刘炽用心地指导, 他要我带着建设新疆的豪情来演唱。当时我望着一望无际的田野里飘香的麦穗, 眼前浮现出解放军战士开荒造田、屯垦戍边的一幕幕场景, 无比激动, 我放开歌喉, 尽情挥洒拓荒者的气概。

我领唱的《新疆好》与民歌相比, 更加欢快、流畅、优美, 更富于激情, 更富于活力。我是用心来演唱的, 解放以后年青人火热的激情, 很自然地迸发出来了。所以, 这首歌当时在霍城演出即获得轰动效应。1952年“八一”前夕, 《新疆好》作为西北选送的节目, 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首届文艺、体育汇演, 并在



晚年的陶思梦(左一)和丈夫郑策(中)跟本文作者唐异常(右一)、周子豪(后)一起的合影。

汇演中获得三等奖, 这是新疆解放后文艺演出获得的第一个国家级大奖。随后《新疆好》被录制成唱片, 在当时最有影响的传媒中央广播电台播放, 一时间成为全国传唱的知名歌曲。

从此, 我以青春、激情、甜美的歌喉感染了听众而名扬天下。我的同事阎以昌,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 他还是北京市的14岁少年, 经常在北海公园滑冰, 总是听到公园里播放《新疆好》, 歌中描绘的美景, 让他对新疆十分神往。1958年, 他不顾家庭的反对, 毅然报考了在新疆的铁路一局文工团。他说, 自己是听了《新疆好》这首歌曲才决心来新疆的。

这首歌的成功, 首先应该感谢马寒冰、刘炽两位老师, 是他们创作了这首优美动听的好歌曲, 《新疆好》才常唱不衰。继我之后, 又一个湘妹子即李谷一的姐姐李安娜, 在《祖国万岁》中第二个演唱了《新疆好》, 新疆军区文工团的维吾尔族歌唱家加米拉、巴哈尔古丽都唱过, 歌手刀郎翻唱的《新疆好》又一次让它的旋律注入了时代气息。

1954年, 我参加了慰问苏军的演出, 这次演出共由四个单位组成, 总政、海政、新疆军区文工团, 还有上海杂技团, 团长是宋庆龄。我随团演出, 除演唱了《新疆好》外, 还演唱了《小河淌水》《绣金匾》《桂花开放幸福来》等歌曲。

1959年, 为迎接国庆10周年, 我参加排演了歌剧《两代人》, 并扮演了该剧的女主角阿衣妮沙。该剧三进怀仁堂, 并获得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朱德、陈毅等人的好评。

西北歌王王洛宾是我的老师

1966年, 我因家庭出身问题被“下放”到铁路大修厂电工队当工人, 在西山铁路沿线每隔50米挖一个一立方米的坑栽电线杆。因为这一线的地质结构是碎石戈壁, 非常坚硬, 我身体瘦弱, 体力不支, 工人们都很同情, 他们说, 陶老师, 你给我们唱唱《新疆好》吧, 我们替你挖坑。工人们对我的关心, 使我感到十分温暖。

我在音乐方面取得的成绩, 不仅仅是在于演唱, 我还是一位音乐教师, 如今我的学生遍及各地, 真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1970年我被调到铁路子校当音乐教师, 1978年又调到新疆艺术学院音乐系任教, 一直教到退休。在音乐理论上, 我真心地感谢我的恩师——西北歌王王洛宾, 当年在军区文工团时, 他就戏称我是团里的“小花腔”, 1954年他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 创作了一首叫《和平花籽》的歌曲, 采用湖南民歌风味, 教我练唱。以后他每有新作, 总是悉心教诲, 为我纠正吐字发音, 提高风格韵味。1956年, 我正式成了王老师班上的一名学员后, 对演唱风格、技巧的处理上, 获得了很多独到的启迪, 从王老师那里得到的艺术营养和熏陶, 是我从书本上学不到的。我至今还完好地保存了王老师当年一些珍贵的乐谱和音乐教科书的资料。这是我能担当音乐教学工作的资本。

我的晚年生活是非常充实的, 我本该是1988年退休, 学院留任了两年, 到1991年才正式退休。退休之后, 我与老艺术家潘恩泽老师等一起创办了“新

疆老艺术家合唱团”, 参加一些社会的文化活动, 还参加了1996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演出, 并得了银奖。

我一生坎坷, 但信念执着, 对未来美好的憧憬矢志不移, 对人生的态度乐观向上, 对艺术的求真追求永不松懈。我原来只有初中文化, 但从从小就学习唐诗宋词和古典文学, 受到了良好的文化熏陶, 加上我刻苦学习, 才做出了一些成绩。

我的晚年生活是幸福的。我的老伴郑策也是一名艺术家, 我们有着共同的经历与感受, 他常说, 平平常常、平平和平, 是我们的生活准则, 但对艺术的追求是永远也不会停止的。后来, 因为郑策在2007年动过一次大手术, 我们的社会活动减少了。我除了陪老伴散步、聊天外, 还经常阅读名人传记和古典名著、古典诗词, 也练练书法。我不求在这些方面有什么成就, 但艺术是相通的, 经常涉及这些方面, 使我对音乐的感知能力会有所提升。

我们有两个儿子, 都是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 都在自己的专业上有所成就。

采访手记

89岁, 她一人生活, 清静自在

2012年7月23日, 我们如约来到了陶思梦家, 她和她的老伴著名艺术家郑策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当时, 陶老虽已近八十高龄, 但身板还是那么挺直, 动作灵巧, 步履轻盈, 谈话十分随意, 不时露出真诚的微笑。郑老说: “平平常常, 平平和平, 对艺术的追求永不停止, 这是我们始终保持的准则。”我想, 这便是他们事业的成功和健康长寿的秘诀。

今年8月22日, 我和陶老通了电话, 她的嗓音依然清亮, 反应依然敏捷, 我根本不像是在和89岁的老人说话。她告诉我, 老伴五年前离世, 现在她单独居住, 好在社会、家人对她非常关心, 常有人来看望, 一人生活, 能够自理, 没请护工, 倒也清静自在。

作者简介

唐异常, 男, 湖南长沙人, 现年86岁, 原新疆《和田日报》副总编辑。退休后回长沙定居, 现为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已出版《双溪小镇人家》《双溪文钞》等著作。周子豪, 去新疆采访时为大二学生。